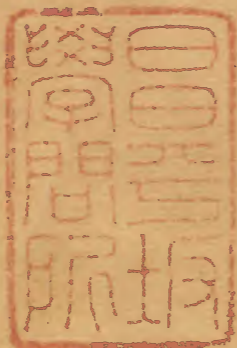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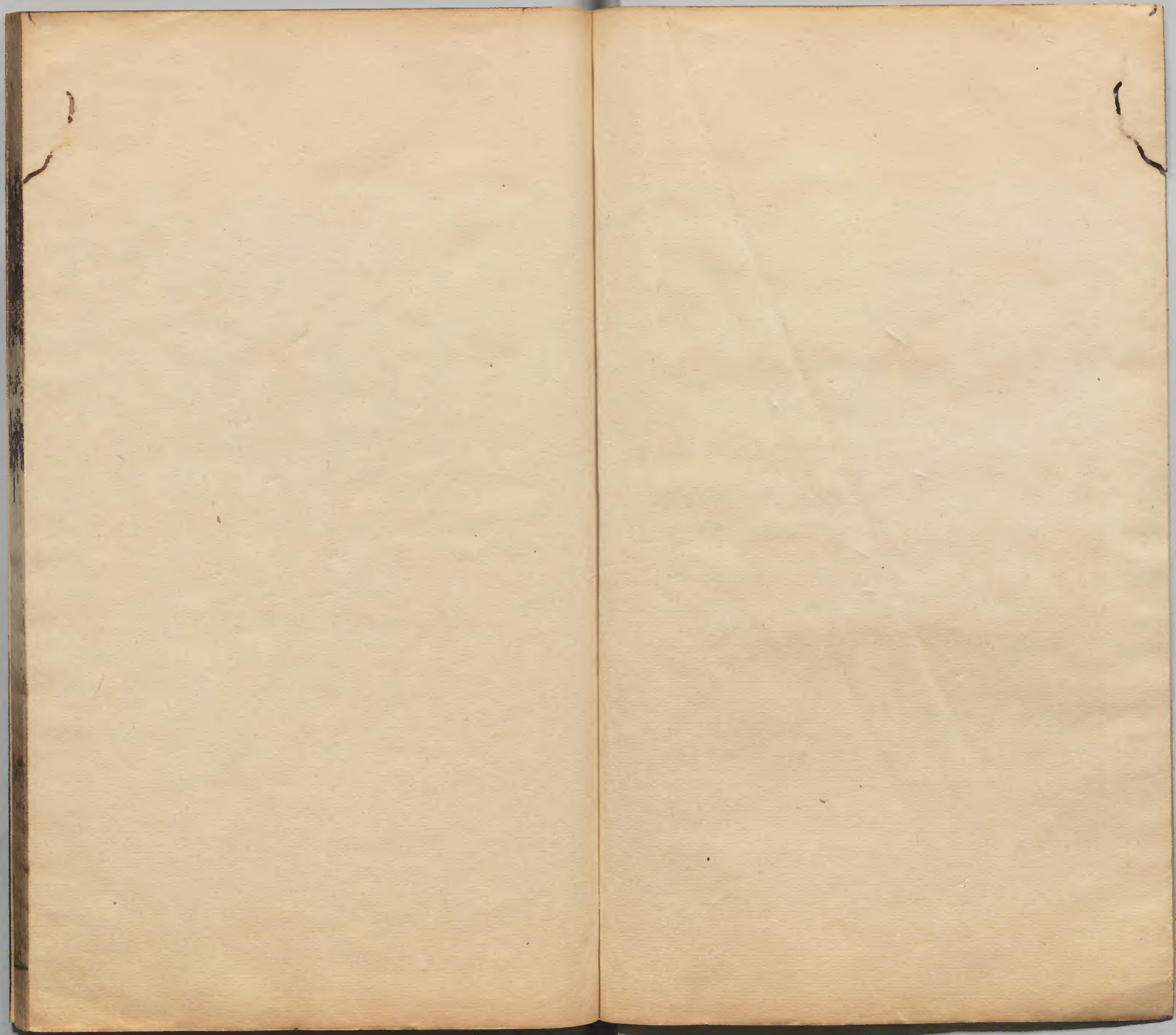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函	架	冊	號
二九	一五	一四〇	二〇〇〇
			漢書類

庫文閣内			
函	架	冊	號
二九	一五	一四〇	二〇〇〇
			漢書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28)
函號	290 118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九

相後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聞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



漢書文庫

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九

遂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自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江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詰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坐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

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上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在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牛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戒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

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以爲不可貴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立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畫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嘉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壽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

番上疏諫不納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極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察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並當棄市又

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王浮
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佐校蕃與司
徒劉矩司空劉茂共建請瓚超浮帝不悅有司劾
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脩霸
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敎後以及
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
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踈內患漸
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
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
先帝而欲懈怠以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

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
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
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
之雖言赦後不當誅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
有何悄悄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
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
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王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
没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
之縱橫没財已幸宣犯蒙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

嘉召責鄧通汝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
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
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
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
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在黜佞邪如是
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
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
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
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
名臣不敢加害瓊字文理高唐人璠字幼平陝人並

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
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
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勉之永康元
年帝崩實后臨朝詔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
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勢託病不朝蕃以書
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
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
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卽位實太后復優詔
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讓實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
後十上竟不受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

蕃以田氏年穉嘗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
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
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
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
節王甫等與其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
有所拜封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
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
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
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
鉤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

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諸
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
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
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
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
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
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
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
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
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

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
與蕃相迂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
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
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
邪公爲柱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
叱甫甫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
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
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
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鉉
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葦戶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

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廿七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
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
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
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後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
 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
 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
 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
 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
 原終年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
 立功常習讀三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
 第為侍御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
 辟荀彧孔融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

後漢書卷之六

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更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憊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

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獄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卽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

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士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天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

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日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布亦負其一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發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

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旣不

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部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不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

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兵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三子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

王宏少有氣力不拘細行爲弘農太守考察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乞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

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七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于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

趙戩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

卓數欲有所私授，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辭，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晉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於是聲名始著。盧欽言之於文帝，除左著作郎。頃之，晉篡位，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與

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賜以代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克獲賈克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克及吳滅封為廣武縣侯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俟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

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為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即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冗瞽之言罪應萬死然臣愚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為善御者必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

之宜故何二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及高八
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
之殊下可愚智之異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鍾會才
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烹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
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斬
張跋扈遂邁凶逆巨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
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融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
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已然微臣之言
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
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
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
謨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
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頌之徵華為太
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
帝卽位以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譙何嶠俱以德
望為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
會羣臣于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為春秋絕文姜
今太后自絕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為夫婦之道
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
于先帝者也今冀其所親為不母於王世宜依漢廢

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巡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為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前無所出。華曰。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縱之。今可遣驎虞。備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侍中。中書監。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畧。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常闇主虐后之朝。而海

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郎。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為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後。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墻城。兩黃門力一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入子

也吾又不受阿衡之仁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臨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丁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無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頌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先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因奏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丘羌反叛乃以

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丘羌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頌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四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鯨如王莽頭孔子履屐盡焚焉時華見劒穿屋而飛莫知所自初華所封是武郡有桑化爲相識者以爲不祥又華舍監省數有妖惟少子薤以中台星

堦勸華遜位華不從口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
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
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
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臣之雅怒曰亦
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
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願俱被
收華將死謂張林曰爾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
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
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
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

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亂禍不可測
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
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
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
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幾篋嘗徙居
載三十乘秘書監墊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
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
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寸以示華華見
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
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

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
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唇狀殊常以作鮮
過美故以相饗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雒華曰
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
岸崩出一石黃楚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
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
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
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
愈明華聞晉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
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

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
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
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
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為君為宰密
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
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出光氣非常中有
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
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
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
并上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

欺平煥日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士不加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投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索有文章沒者濯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類此

宋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也父濯早卒伯叔並當世榮顯而粲饑寒不足母王氏躬事績紡以供朝夕粲少好學有清才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爲揚州從事世祖安北鎮軍參軍及卽位除侍中大明七年轉吏部尚書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卽位徙右衛將軍太宗泰始元年轉南東海太守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績嵇康高士傳以自况幼名愍孫慕荀奉倩之爲人白世祖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爲粲字景倩焉魏時荀爽子粲字

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
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
在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
盡意繫詞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
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
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
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
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
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蔡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
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二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

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
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
居負郭每杖節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
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立造竹所嘯咏
自得主人出語笑欬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
是袁尹又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
與酣飲明日此人謂彼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
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行五言詩言訪迹雖
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
講周易粲爲執經又知東宮事七年太宗臨崩粲與

褚淵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後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備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事寧授中書監領司徒以揚州廩爲府固不肯移時粲與蕭道成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仗策獨遊妻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輳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卽位遷中書監時道成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卽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者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垂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幟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道成謀篡怒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皆與粲相結將

帥黃回任侯伯卜伯壽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
刺史沈攸之舉兵道成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
通直郎袁達以為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
艱與桂楊時不異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
得出矣時道成入屯朝堂乘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
直門下省伯典為直閣黃世諸將率軍出新亭粲謀
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典率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
回率軍來應乘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其日乘
惟擾不知所為曉後復束裝未暗載婦女席卷就粲
由此事泄先是道成遣將薛淵等領軍石頭云以助

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閣與伯典共總
禁兵王蘊聞乘已奔曰今年事敗矣時道成使蘊募
人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
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乘已敗即便散走道成
已報敬則敬則率所領攻蘊殺之并收伯典又遣軍
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合門得入時粲與乘等
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乘欲還赴府
既下城列燭自黑謂其子景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
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赴奮力直前
欲斬之景走有兵人呼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

隕淩槩曰我不在忠臣去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
臣義奉大宋策名殫畢公便歸魂墳壙未就山丘僧
靜乃并最野之初槩大甲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
逢大船開駛車惠開自稱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
久曰視死如歸槩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
言槩小兒數歲乳母將投槩門生靈慶靈慶曰吾聞
出郎君者荷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
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
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
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氈狗戲如平常

經年餘闕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中噬
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嘗騎也槩省事
莫嗣祖槩嘗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宣密謀至是道成
問曰汝知袁槩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
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
不忍背槩而獨生也嘗靜勸殺之道成曰彼各爲其
主遂赦焉用爲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閣
中旨用嗣祖爲師槩死時年五十八任侯伯等其夜
並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槩賊乃馳還其後並被
殺秉事在道成記齊末明元年詔曰昔魏於袁紹恩

給丘墳晉亮兩工築置餘裔斯至極晉流仁原心興
宥二代弘義前載美談哀祭無兼守與先朝同獎宗
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
誠可錄歲月彌佳宜沿優隆祭兼前年改葬瑩兆未
修材官可爲經畧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
西可符荆州以時致送還返旌星在所營葬事

唐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博
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
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
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帝
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
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
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
詳慮帝悟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

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難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
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
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
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
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
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
而勿失亦欲史不能書吾惡也且時魏王泰禮秩如
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
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
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

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
十餘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
爲我東賢者保傳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
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恠舜造漆器
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
琢害力農纂務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
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
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從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
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
參治雖周制今州縣率倣秦而皇子孺年並任

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
得人則下安得人則家勞故漢宣帝曰與我共
治惟良二千平臣兩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
以經學畏仰之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
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
率留京師訓養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
惡敗自餘養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
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
因謂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
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

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
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
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
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
等定策立晉王為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
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儀子化為雉鳴陳倉
雄鳴南陽儀子曰得雉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
遂雄諸侯始為秦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
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
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

賓客薛延陀請昏帝已病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元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心誣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無酋長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及抱之因與天無極數遣使請昏於朝陛下既開許爲御北門受獻會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及虜信夷狄亦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軻比敗芮芮與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

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筭安肯失謀繇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計其逆夷其地

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會雲朔唾
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耳猶能振高昌纓突
厥陛下止發縱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
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艾臣聞涉
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溥三尺帶方玄菟海家荒漫决
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欲幸遼平不見省進黃
門侍郎參知朝政莫離支遣使言遼平不見省進黃
弒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鄒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
離支所貢不臣之篋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
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諍不可帝志取西

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
勸我立趙文恭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
側別置院居太子絕不令往東宮遂良諫以爲周世
問安三至必退漢諸視膳五日乃來且朋友深交者
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嘗計旬日半遣還
宮近師傳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
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
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
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坐
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

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議謂無忌
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
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可空國元勳有不
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名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
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
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
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
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
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
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

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可歸田里帝大怒
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
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
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
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
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
留無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
無忌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卽奏請卽位大行柩前
當時陛下手抱臣頭頸及無忌請卽還京發哀大告
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螻餘齒乞陛下

哀憐帝昏懦幸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
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煬
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遂良書初師
世南晚造羲之正書尤得媚趣論者况之瑤臺青鎖
宵映春林婢媚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豐豔雕刻過
之但殊乏自然耳遂良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永師
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者又問何如歐
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者遂
良曰既然何更留意於此世南曰若使手和筆調遇
合作者亦深可貴尚遂良於是喜而退

唐杜讓能

杜讓能如晦七世孫擢進士第從宜武王鐸為推官
蕭邁領度支引判度支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遷中
書舍人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綬徠書詔叢
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
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李克用兵至帝夜
出鳳翔蒼皇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遺
馬脫紳為勒乘之朱玫兵過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
從翌日孔緯等乃至既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為山南
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險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

曰朕失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舍照蓋古所謂忠於所事者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耻也帝次哀中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於時嗣襄王熅卽僞位強藩大鎮附者已十八貢賦不輸行在無以備勞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無他策讓能建造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已而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官吏多汙僞署有司皆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昭宗立進尚書左僕射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寢強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

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而以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隸武定軍茂貞怨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遺書讓能詆責以爲助楊守亮復恭假子爲亂抑忠臣奪已功其言醜肆京師詢懼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答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怨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健兒數百雜市人候昭緯與鄭延

昌歸第擁肩輿譟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
都輦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爲
太尉卽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帝愈
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刑之不能已
而帝用兵之意愈堅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
盜適去鳳翔國西門又陛下新卽位願少寬假以貞
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
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朕顧奄奄度日坐觀此邪
卿爲我圖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消滌
慢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

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
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也敢計身乎
且陛下之心憲祖之心也但時有所未便他日臣蒙
黜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二年
以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鐵副之率師三萬送
彥若進鎮昭緯內畏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
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整屋覃王敗乘勝至三橋
讓能曰臣固預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泣下不能
已曰與卿決矣再取雷州司戶參軍茂貞尚駐兵請
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弟彥林官御史中丞弘微

戶部侍郎皆及詔帝痛之後贈太師子光又次子曉
不復仕曉入梁貴顯于世

唐鄭畋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
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為宣武推官以書判
拔萃擢渭南尉劉瞻為宰相若授戶部郎中入翰林
為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
不淹畧成文燦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進學
士承旨瞻以諫忤畋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保
衡等怨之以為附下自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以右
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
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今以兵部侍郎進同平

章事故時宰相驕世聯數切呵止行人改教導者止
百步禁百官僕士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豈南兵舊
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改請以嶺南鹽鐵
委廣州節度使豈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
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
南爲嶺南供軍副使師南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
十萬緡改曰荷且有功而師南以利啖朝廷謀奪其
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乾符六年黃巢勢浸盛
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後帝令羣臣議感請假節
以紓難改欲因授嶺南節後使羈縻之而盧攜方倚

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畧無幾受淮南天下勁兵又諸
道之師方至最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改曰
巢之亂本於飢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
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
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卽几上肉耳法謂不戰
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
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
矣天子內亦屬駢乃驚攜議改曰安危屬吾等而公
以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強請如
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改以爲損國威靈不

可卽抗論丞相詬謾搆怒拂衣去詬饑於硯因抵之
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爲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明年爲鳳翔關西節度使募銳兵五
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巢陷東都遣兵
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緋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
上謁斜谷泣曰將相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
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
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
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于梁
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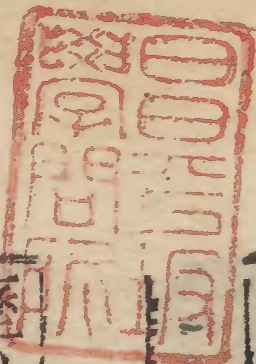
卽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軍
中乃去明日朝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
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詔進同平章
事賊將又至畋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西
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
弘夫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
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懦柔縱步騎鼓而
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陳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
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轟日暮軍四合鏖戰龍
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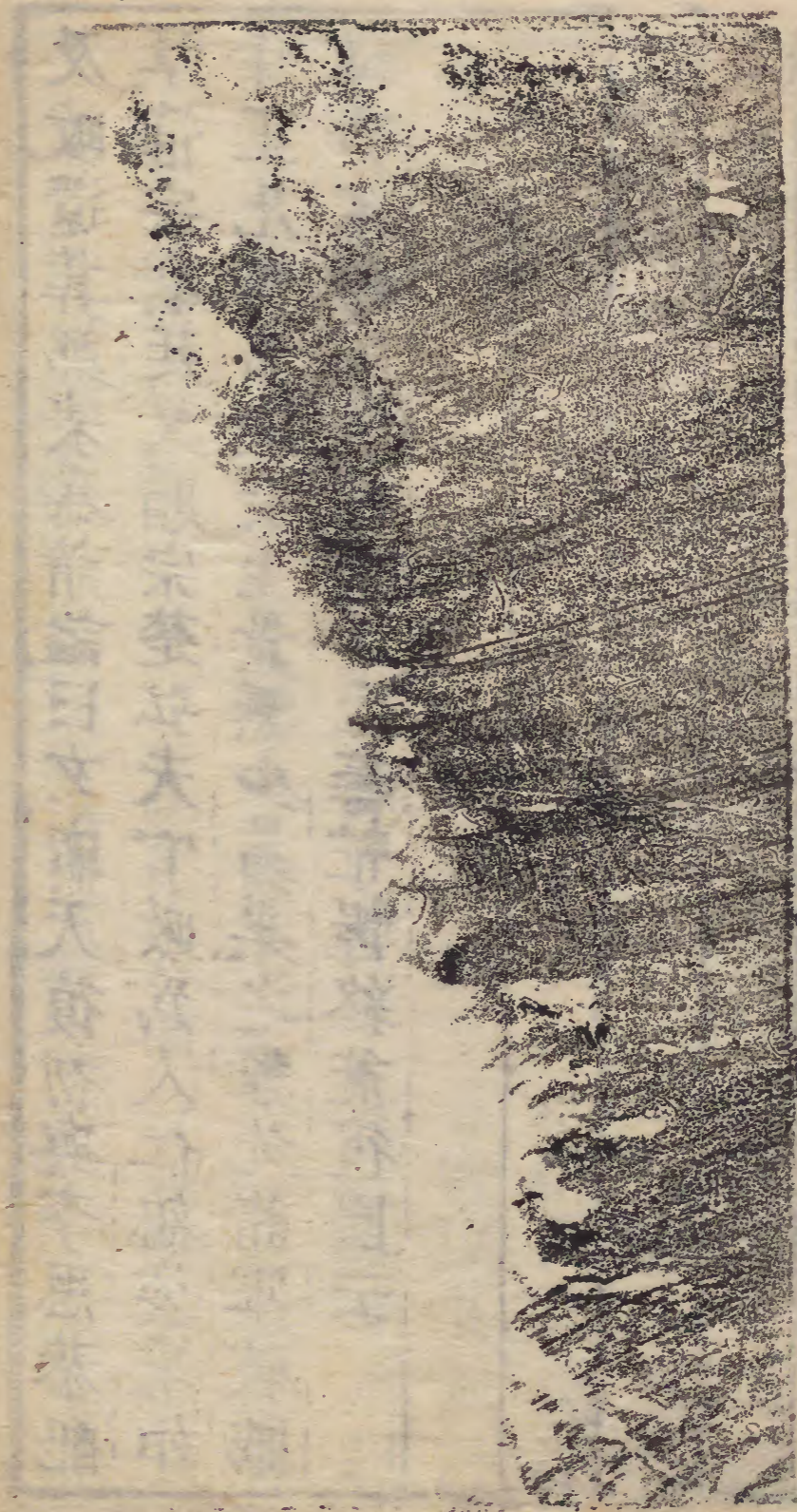
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尚數萬無所
歸畋招示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
遇鄜延李孝恭友州拓跋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
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
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
當是時微畋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
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桴濟兵渭水賊伏甲偽走
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為賊所覆畋數勅無輕進
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
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為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

不意見襲登城好語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
為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留後
衛畋出境既半道內慙負即辭疾詔授大子太傅分
司東都便鑿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
拜畋司空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鄴坐
賊抵罪死畋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裒斜有功請免
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
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
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
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殺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

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政而奪之鎮今政當國內不
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政過咎帝得其情不許政
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
供張頰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
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群臣有疑願
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
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子凝績為壁州刺
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政忠力
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
奉天政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識擢

及政還葬鄭表為請諡曰女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
享情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政為人仁恕姿采如
峙玉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巢之難先諸軍破賊
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壽帷幄終能復國云





史記卷之九

史記卷之九

史記卷之九

史記卷之九

史記卷之九

史記卷之九

史記卷之九

史記卷之九

史記卷之九

